

水
经
注
释

水

經

注

解

重刊趙氏水經注釋序

今世所重水經注校本之善者三家曰東原戴氏東潛趙氏及我郡謝山全氏三家之書剖析經注不使淆混體例略同而趙書尤能於經注之外博取旁證稽核詳明故其論說多精卓諦當有裨實用突過於戴全二書段懋堂謂其所據古本校本之多所致諸史百家之富所採諸老宿若顧亭林顧景范閻百詩胡朏明何屺瞻全謝山緒論折衷羣言能自擗所得程易疇亦謂其校讎酈注所得多於東原書出人珍異之蓋東潛於是編研摩探討劬數十年心力而爲之兼又麗澤相深馳書千里聞見攸資斯其所

以綜攬諸家用集大成蔚爲鉅冊而不朽矣予竊怪夫今之言水經注者不於其書之精卓諦當有辭實用者是求惟是耳食夫前人未定之議主戴者訾全主全者訾戴警者吁歎舉之名掩襲之條其卒仍無所謂平讞嗚呼是亦可已而已也夫抑東潛之書有取乎謝山所言於卷首全氏七校本下已顯著之而書中於謝山說徵引論辨更不一而足則掇拾之事在全與戴誠滋人異議而是書固無與也予不敢鼓石舟張穆平定人 袖軒王梓材鄞人 虜談排擊東原亦不敢主張夫懋堂氏之說有疑於鄉前輩以書惟其善何戴何全此事雖存而不論可也矧又有趙書之突過

二家哉若夫酈亭之博洽淹雅東潛之實事求是昔人敘
錄備言之矣此亦無贅焉板舊燬於兵燹世渺其書予因
訪求善本重爲校讎付諸手民俾廣其傳庶乎亡書之憶
良覩慰懷而言川瀆者若航津筏以周遊猶何之而不可
爲源流之漪也哉庚辰七月旣望鞠齡張壽榮序

水經注釋

重刊序

水經注釋

水經注原序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畱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竝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贛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髮鬚前聞不能不猶中闕洄湍決復音縗絡枝煩條貫系縣十二經

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
陳舉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三經附其枝
要者庶備忘悞之矜求其尋省之易下俱
闕

此是酈亭原本孫潛夫從柳大中鈔本錄得惜其失亡
已大半矣然吉光片羽要爲天下至寶而自篇首至其
鴻深也詹氏小辨能舉之則在明中葉此序未亡可知
而楊用修黃勉之二家刻書反遺之何也昔義門何氏
最稱博覽深以不見此序爲憾僅從玉海摘取大禹記
著數語而云必得宋本乃爲全篇則予今日之獲較之
先王不既多乎東晉郵民識

安定君之注水經雖其于禹貢之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
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尤詳于陂塘堤堰之屬固有用之書
也乃以過于嗜奇稱繁引博反失之龐讀者眩焉要其纏
絡未嘗不釐然可按也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据崇文總目
則館閣所儲本亦祇三十五卷据元祐無名氏跋則蜀本
且祇三十卷是以歐陽充公尙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
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
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于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
以爲原本當有弱黑涇洛虞沱諸篇而今不可得見矣是
豈止小失乎哉然卽其所幸存者脫文譌字展轉沿褫蔡

水經注釋

全序

正甫所謂蜀板遷就之失令人撫卷茫然難以津造雖有好學如柳大中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如盤洲石柱之疑而于其大者未之能及也百年以來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溪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嘵然于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以通之購舊槧以校之竭精思以審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自燕中來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薈萃爲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而諸家所論證或以洮水爲澆水東樵或以滮水爲灘水宛溪或以溧水有二百詩

載之說東南二渠東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之許叔

重之說東樵宛溪斯其過皆不小甚矣稽古之難也杭有趙君

東潛者谷林徵士之子也藏書數十萬卷甲于東南稟其家庭之密授讀書從事于根柢之學一時詞章之士莫能抗手爰有箋釋之作拾遺糾繆旁推交通哀然成編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有代興而諸家之毛舉屑屑者俛首下風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予家自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贈公三世皆于是書有校本故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于是書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垂山房手校之本更是迭非卒未得畢業瞻懷世學不禁慙赧而東潛奪蠱而登囊括一切猶以予爲

全序

卑耳之馬不棄其鞅絆豈知羽毛齒革君之餘也聊舉先
世之遺聞以益君則庶幾焉謝山全祖望序

予久聞仁和趙誠夫先生有釋水經注一書惜未之見昨
春移節大梁適先生子載元官是方以屬吏進謁言次及
之載元知隄防宣泄之宜能世其家學予旣以其治績奏
于朝擢守歸德今年夏謀鎰先生是書請序于予予始得
受而讀之見其抉擇之詳明徵引之該核有升菴之博而
無其不可信有中尉之勤而去其不必疑洵謂有是書以
來不可少之撰述矣予服官數十年頗畱意地理之學以
爲有裨于民生實事自癸卯歲校刻山海經畢卽欲疏是
書是時幕下之士如邵錢洪孫諸子皆足以襄予編校之
役數年以來已十得其三四今觀先生是書條剖縷析遠

引博證有先得我心者亦或粗有知解可佐先生之不逮者略列數條于後備讀是書者之采擇焉大遼水下云遼東屬國首曰昌遼故天遼而前志又無天遼之目予以十三州志校之知舊本今本皆誤刊三字志云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故交黎交黎前漢志屬遼西爲東海都尉治矣則知水經注昌遼之遼亦沿續志而誤也洛水下引劉昭注云周無司隸當爲司寇予按秋官司寇下有司隸鄭康成注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屬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郡縣則司隸之設實本於周劉昭之說未

子都固始之實至後漢書

予考固始之置在後漢建武二年高祖時尙無固始之名
知晉灼注誤也惟括地志云固陵在陳州宛邱西北四十
二里以今道里計之陳州府城西北三十里有固陵諸地
志皆云卽漢高追項羽之處則知與固始非一地矣又云
鄭伯克段之鄢在潁川不在陳畱今考杜預是說趙匡集
傳首疑之而改鄢字爲鄖予以爲趙說亦非也惟陳畱僞
縣爲得矣廩延至僞旣爲順道又渡河奔其亦便若南至
潁川之鄢陵旣無由北渡河若改從河南之鄖聚又嫌無
別據仲援之言斯不易矣贛水下云豫章郡有豫章縣蓋
復漢之舊今考道元云循水東北逕豫寧縣故西安也晉

太康元年更從今名則晉志仍作豫章縣爲誤又沈志豫寧侯相漢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要安要字係西字之譌杜佑通典吳置新安縣晉更名豫寧新安亦西安之誤至云漢郡不當有淮陽晉志不聞有長樂今考漢紀高后八年淮陽王武以非子誅至宣帝元康三年始以封子憲申間闊絕百十有餘年其地爲淮陽郡可知晉書太康五年改安平爲長樂國封安平王孚曾孫祐爲王十年割武遂武邑觀津三縣爲武邑國以封南宮王承惠帝時承薨無後省還長樂國是長樂國之置志雖不詳而著于紀傳又盼分可識矣又有可引申先生之說者異水下云異翼音同

而字近今考道元之說云潩水時人謂之敕水而高誘淮南王書注云潩讀如燕人強秦言敕同也是潩潩二字皆讀如敕元和郡縣志云大魏山潩水源出於此太平寰宇記大魏山潩水源出於此是潩潩二字古通疑叔重二水爲複載否或徐鉉等增入如荊之誤敕荊之誤菰字皆重出非許氏之舊矣沐水下云改傅陽作偪陽今考漢書地理志楚國傅陽故逼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注云妘姓卽偪陽子是偪福傅輔皆以音同而轉也河水下引左傳云及鄢亂次以濟淇水經典釋文淇誤作其子按淇水卽汜水道元云汜水與夷水亂流